

蓝海亮舰（上）

——中俄“海上联合——2015(Ⅱ)”联合军演全程直击

本报记者 郭涛

8月20日至28日,由中国海军三大舰队7艘舰艇组成的编队,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中俄“海上联合——2015(Ⅱ)”联合军演。受海军政治部邀请,本报记者随舰出海参加了本次军演,全程感受了现代化人民海军的舰上生活和作战演练。

战舰劈波斩浪,导弹呼啸升空,舰炮震耳轰鸣,战鹰穿梭翻腾……远远的海面上,爆炸激起的水柱冲天而起,登陆场上,硝烟弥漫,直升机悬停着,陆战队员顺着滑索飞快落地,展开冲锋,两栖战车蹈海弄潮,分水疾驰……现代化、高强度的海战、登陆演习场面让人血脉贲张。

本次军演,无论从规模还是演习内容上,都堪称中俄历次水平最高、融合程度最强的一次海上演习。

人们常用四个字形容海军建设的艰难和漫长:“百年海军”,建军66年的中国人民海军从一个初学者,到与俄罗斯海军同台竞技,经历了一段值得回味的峥嵘岁月。

参演七舰

中俄“海上联合”系列军演,从2012年开展至今,已在四年中举行了五次演习。按照惯例,每年军演轮流在中俄两国海空域举行,今年的第一阶段演习在地中海俄罗斯海域举行,本次的第二阶段演习则移师远东,在彼得大帝湾、日本海及克列尔卡角海域上演。

8月14日下午,中国海军参演编队出海的前一天,记者抵达了青岛某军港。

记者乘坐的汽车刚刚驶入港口,远远望去舰艇编队桅樯如林,整齐齐地停靠在码头。中国人民解放军整齐划一的纪律性,在这些几千吨、几万吨的钢铁军舰上也一丝不苟地贯彻着。

车行渐近,参加军演的各舰依次从车窗掠过时,记者才真正感受到这些钢铁巨舰的庞大和威严。它们像山一样挺立在眼前,停到眼前的汽车小得像个玩具。

陪同记者的海军人员介绍着参演各舰,如数家珍,语气骄傲:

沈阳舰,专门设计用来执行海上编队防空任务的导弹驱逐舰;

临沂舰和衡阳舰,同型号导弹护卫舰,多次远赴海外执行护航任务,临沂舰在3月份执行了也门撤侨行动;

太湖舰,2012年3月下水的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海军后勤阵列的新生代力量;

……

参加这次联合军演的中方编队,包括两艘导弹驱逐舰、两艘导弹护卫舰、两艘登陆舰和一艘综合补给舰,分别来自北海、东海和南海三大舰队,这也是海军历史上首次由三大舰队共同组建编队出国执行任务。这次参演的七艘军舰中,除导弹驱逐舰泰州舰是从俄罗斯引进外,其余都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舰艇。

不过,这样的编队组合并不意味着中国海军精锐尽出。中国海军最大的“明星”——“辽宁号”航母没有出现,有着“中华神盾”美誉的最新型导弹驱逐舰也没有出现。

对渴望能一睹中国海军最新军舰真容的记者来说,多少有些遗憾。不过,海军方面安排记者住进了泰州舰,能够零距离体验中国海军为数不多的引进军舰,不失为一种幸运。

遥想人民海军初创之时,我国的国力仍然薄弱,海军最主力的军舰是从前苏联购买的4艘即将退役的驱逐舰,被称为“四大金刚”。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国产驱逐舰诞生之前,“四大金刚”服役了近30年。

俱往矣!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足以打造自己的强大海军,“百年海军”正茁壮生长。

泰州舰等四艘同型导弹驱逐舰是上世纪末从俄罗斯引进的,本世纪初入列中国海军。也正是在这前后,中国海军建设迈入跨越式发展时期,一艘艘的国产现代化驱逐舰、护卫舰接连下水入役,民间甚至以“下饺子”来比喻中国新军舰的造舰速度。国产装备是现在中国海军的绝对主力。

当然,泰州舰等引进军舰的水平至今也不落后——否则中国也不会引进。参加这次中俄联合军演,于这艘产自俄罗斯的军舰来说,多少有几分“回娘家”的意味。



▲中俄编队混编停在俄罗斯码头。



▲本报记者在泰州舰上。



▲泰州舰火箭深弹命中目标。



►综合补给舰太湖舰为沈阳舰、衡阳舰进行一横一纵补给现场。

的摇晃越来越明显。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晃”成了在军舰上行动坐卧的前提。吃饭要晃着吃,睡觉要摇着睡,走路时也得练好“迷踪步”才能不撞到墙边的仪器上。

记者受到了泰州舰的特殊照顾,被安排在军官餐厅吃饭。这个餐厅其实是会议室——早中晚三餐时,这里临时变成餐厅。说是军官餐厅,食物和舰上的士官餐厅、士兵餐厅基本无二。随着近年来海军后勤补给能力的提高,无论多远的航行,基本都能保证每顿饭“有菜有肉有汤”。

军官餐厅处在舰首,又是舰上相对较高的位置,这里摇晃的感觉也更剧烈。餐厅的每把椅子下面都安装着一个挂钩,挂在地面的一个铁环上,至少能保证不会连人带椅子一起晃倒。饶是这样,坐在椅子上,双脚也得用力抵住地面,才能确保不会把勺子送到旁边人的嘴里。

舰上的伙食相当可口,但记者是在登舰两天后才真正尝出了饭菜的滋味。晕船的感觉实在让人难有胃口,吃在嘴里的饭菜也是食不甘味。另有其他随行媒体的记者已经在“翻江倒海”地呕吐了。

晕船,成了我们这些不熟悉海上生活的记者最大的“敌人”。而泰州舰的官兵们丝毫不以为意,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摇晃习以为常。不过,泰州舰副舰长顾军告诉记者,他们也会晕船,也吐过。

什么样的海况能让这些大风大浪里过来的水兵们晕船?顾军回忆,最难受的一次,就是第一次驾驶泰州舰从俄罗斯回国的路上。

泰州舰由俄罗斯圣彼得堡北方造船厂制造,2005年从俄罗斯引进,2006年自航归建,至今已服役10年。

所谓“自航归建”,就是让舰员们自己开着新船返回祖国,这对首次接触新舰艇的官兵来说,是考验他们操舰能力的第一课。

第一课,顾军他们就遭遇了大风大浪。归途中的泰州舰,遇上了12级大风、十级海况。舰艇横摇超过了30度,90%以上的舰员严重晕船。30度横摇是个什么概念?顾军解释说,就是你躺在床上睡觉,即便有围栏也免不了被甩到床下去,许多舰员都在床上绑了“安全带”才能艰难地眯一会儿,打个盹。

当时舰上指挥航海的舰长和大副连续36个小时没下指挥台,尽管大家都是身心俱疲,但仍然坚守岗位。有的战士只能抱着垃圾桶上战位,随时准备呕吐两口,吐完一嘴的胆汁苦水,也顾不上漱口,还得咬牙坚持着进行操作。还有的舰员甚至用绳子把自己绑在驾驶舱的操

作台边。

顾军笑着说,后来泰州舰就留下个经典的笑话,说那次大风浪让舰上的老鼠受不了,有的老鼠把尾巴挂在栏杆上张嘴呕吐,有的直接跳向海里自杀了。这自然是笑谈,不过那种痛不欲生的晕船感大家都经历过。

而记者正在经历的海况,与泰州舰归途中的遭遇还差得远,船身摇晃最大时大约15度,不至于让舰上官兵们有什么不适,却足以让记者头晕脑涨。

稍稍适应了眩晕感后,记者总算有精力在舰上四处参观了。一个好奇涌上心头:在摇摇晃晃的军舰上吃饭都是件难事,每天几百人的伙食,有饭、有菜、有汤,炊事班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

在甲板下二层的伙房,记者见到了一番独特的场景:炊事兵双脚分开、身体微蹲,以近乎骑马蹲裆式的姿势翻动着锅铲,同时还随着舰艇摇摆的节奏摇晃身体,炒锅也在东摇西晃,但是饭菜就是一片不漏。炊事班的李玉波班长笑着说,陆地上的炊事员练胳膊,我们还练了腿功。

在舰上水兵的指导下,记者很快也摸索出自己的防晕“秘籍”:躺在床上“放空”自己,眼神不聚焦,全身放松,随着海浪的节奏轻摇慢晃,很快就能进入“人舰合一”的状态,眩晕感大为减轻。只是,这个办法除了让眼神涣散之外,还有一个后遗症:当20日编队抵达俄罗斯后,记者站在了日夜盼望的码头上,竟感觉地面在摇晃,以至于走路如同醉酒,又重新适应了一段时间。

记者每天都有发稿任务,而盯着电脑屏幕写稿恰恰最容易造成晕船,有时甚至连坐着不动都会感到难受。坐不稳,记者就顺势趴在床上写稿。这个姿势打字很不舒服,但总好过坐在椅子上晕头转向。记者在舰上发回报社的稿件,几乎都是趴在床上完成的。

床上最主要的内容——睡觉,这时成了一件难受的事。

军官舱有舷窗,可以打开通风。但到了夜间和高海况情况下,所有舷窗都要密闭,避免海浪打进舱室。于是,整个舱室就成了一个闷罐子,而且在不停地摇晃。海浪拍打着船身的哗哗声,夹杂着舰体钢铁扭扭吱吱嘎嘎的声音,在静夜里异常刺耳。《军港之夜》里浅吟低唱的“海浪轻轻地摇”,真到了军舰之上,远不是那么诗情画意。

而即便是航行在这样的海况之下,参演编队还在一路进行着训练。

航行一路,训练一路

“嘟嘟嘟”的战斗警报又响了起来,已

经记不清是第几次了。

参演舰艇编队驶离青岛军港之后,训练几乎就没有停过,编队运动、综合防御、航行补给等10多个课目的操演和应急情况处置训练一个接着一个。15日启程,20日抵达,5天的航行,也是满满当当的5天训练。

16日上午,编队航行至黄海东部海域。台风“天鹅”正向北移动着,海面上波浪汹涌。天色阴沉,雾气朦胧,可视范围不到5海里。编队指挥舰在这样的气象条件下,忽然发出了“敌情”:“发现‘敌机’,可能对编队发动空袭!”

这其实并不是个适合空袭的天气,编队却偏要搞出这个“敌情”——在不适合空袭的时候出现空袭,防御的难度也就更大。

警笛响起,各舰立即行动,由单纵队航渡队形迅速转为三纵队防空队形。

“方位××,距离××,航速××!”泰州舰驾驶舱内,舰员们紧紧地盯着各式雷达屏幕,忙碌地报告着泰州舰与他舰的距离,计算着船只走位情况。舰长不时下令调整舰艇方向,更改航速。

泰州舰副舰长周立鑫告诉记者,多舰编队出海,队形很重要,为了不同的任务目标,需要配置不同的编队队形。通常情况下,如不确定来袭目标具体方位,会配置防护能力最佳的三纵队;而如有明确的敌情通报,则会在重点方向上配置驱护舰阵形进行联合防御。

编队的7艘舰艇中,主战驱逐舰沈阳舰、泰州舰,护卫舰临沂舰、衡阳舰都具有区域防空能力,而船坞登陆舰长白山舰、两栖登陆舰云雾山舰及综合补给舰太湖舰防空能力较弱,需要主战驱护舰提供防空火力的保护。

泰州舰在指挥员引导下,娴熟走位,编队各舰很快完成队形转换,舰队由单纵队变为三纵队。4艘驱护舰分列两侧,将3艘登陆舰和补给舰“夹”在中间,仿佛撑起一把环绕四周、向中心辐射的“防空保护伞”。

当天下午,刚刚恢复了单纵队航渡队形的编队,再一次变换了队形。太湖舰从侧面追上泰州舰,平行停在泰州舰旁边。一艘护卫舰已在远处保持警戒。

太湖舰是我海军现役大型综合补给舰,排水量达20000多吨,可以同时进行油、水、物资等多项补给任务。这一次是要为泰州舰进行横向补给任务。

编队刚刚离港两天,按照正常航行进度,其实远没到需要补给的时候。不用问,这也是一次训练性的补给任务。

身着救生衣、头戴安全帽的舰员快速就位。桅杆上,旗手不时打出各式旗语,交流补给状态。

“我舰落后10米,向前趋势不变”“我舰超前5米,向后趋势”……泰州舰作为接受补给的舰艇,舰上补给任务指挥员每隔1分钟就向驾驶舱报告着两船相对位置,辅助矫正两船相对距离。

很快,补给舰开始抛射输油管引缆,泰州舰上的舰员则迅速将引缆绷直固定。输油管从补给舰高达20米的支架上滑向泰州舰,“砰”的一声,输油管接头又快又准地与接口连通。

在整个补给任务过程中,两舰相距仅有50米。这在海上是相当危险的距离,对两条100多米长的军舰来说,航向有一点偏差都有可能撞在一起。波浪正大,摇晃着两艘军舰,起起伏伏,却丝毫没有改变两舰的航向和航速,补给任务顺利而高效地进行着。

仅仅两天后,太湖舰又给泰州舰补给了一次。这一次,太湖舰在前,泰州舰在后,两舰改为纵向补给。

周立鑫告诉记者,战舰补给时操作受限、机动困难,是大海行船中最脆弱的时段,就好比“巨人打靶”。横向、纵向补给适用于不同情况,训练从来都是不厌其烦、不厌其精,唯此才能熟练,才能保证战斗力。

(下转第20版)

蓝海亮舰（下）

——中俄“海上联合——2015(Ⅱ)”联合军演全程直击

本报记者 郭涛

(上接第17版)

熟练要到什么程度?泰州舰主炮火控雷达手王国庆的标准是“肌肉记忆”。

海军的舰炮不同于陆军火炮,主炮一次看似简单的发射,包含着多道复杂而精密的程序,操作数十个按键,绝对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最难的环节就是雷达的瞄准。

作为火炮的“眼睛”,火控雷达不仅要瞄准目标的方向、距离、高低,还要排除起伏的海浪的干扰。这种超精细的瞄准本领,绝非一朝一夕就能练就的。王国庆将它形容为“瞄山画海”——操作雷达准星在陆地上瞄出山的轮廓,在海面上追踪海的浪尖。这样的训练,每天需要做2至3个小时,每次一套动作做下来,经常会练得手指酸疼甚至抽筋。其结果,就是操作火控雷达的手对准心动作形成“肌肉记忆”,用多大力调动多大幅度,一次到位。

航行过程中的舰炮射击训练,从接收目标、雷达观测,到校准瞄点、实施射击,主炮机房里口令声声,所有步骤都与实战一致,只差最后的炮弹出膛——毕竟不是实弹射击。这让记者多少有些不尽兴之感,真枪实弹的战斗场面,还是要等到演习开始。

牛刀小试

8月17日,中国7艘参演舰艇组成单纵队,依次顺利通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继续向俄罗斯航行。

对马海峡是日本通往东海、黄海和进出太平洋的海上要冲。1905年,这里爆发了俄国和日本海军的一场大海战。俄国海军惨败,第二太平洋舰队三分之二的舰只被摧毁,几乎全军覆没,而日方仅损失三艘鱼雷艇。这是海战史上损失最为悬殊的海战之一,比之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黄海大战更甚。

折戟沉沙的战场早已湮没于波涛,现在的对马海峡属非领海海峡,各国船舶和飞机可行驶航行和飞越自由,军用舰机可以自由通过。驶过这里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再不是徒有其表的北洋水师,镇远舰的历史绝不会重演。

8月20日,中国舰艇编队抵达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这里是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

在引水艇的引领下,中方编队各舰依次在金角湾码头靠泊。从军港一侧望去,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巡洋舰、中国泰州舰、沈阳舰等十几艘军舰依次排列。两国军舰摆在一起,各自的特征也愈发彰显。在泰州舰身上,可以看到中俄两国海军的渊源,而其他中国国产军舰,无论舰身设计、武器装备、结构布局等等,都有着统一而鲜明的中国特色。

瓦良格号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属于巡洋舰,满载排水量达11500吨,比之中国的驱逐舰、护卫舰要大上一截,看上去就像是加长版的泰州舰。其舰首左右两舷的8座双联装超音速反舰导弹异常醒目,火力惊人。

而中国国产的驱逐舰、护卫舰都采用了更先进的垂直导弹发射系统,从侧面看不到导弹发射箱。中国的国产军舰更胜在年轻。此次参演编队中,舰龄最长的沈阳舰、泰州舰服役时间也不过十年,正值壮年。而俄方编队的舰龄则差距极大,其中瓦良格号舰龄已达32年之久。

经过短暂的休整,23日16时整,双方参演军舰拔锚起航,开赴第一块演习区域彼得大帝湾。

8月24日早晨,军演正式开始。

当天,中俄两军联合编队的演习任务共有反水雷、联合防空、联合反潜及对敌导弹舰编队攻击四项演习任务。为了保证演习的真实性,中俄联合演习指挥部并没有事先透露演习开始的具体时间和任务安排次序。记者能做的,就是吃过早饭后马上爬上泰州舰舰桥,架好相机,然后等待“敌机敌舰来袭”。

然而,从早晨一直等到临近中午的11时,足足半天时间,四下里的茫茫大海还是一片宁静,似乎是故意营造着大战前的宁静”。

正在记者怀疑演习计划有变时,突然,信号兵传来警报:在编队前方数海里发现水雷!广播里立刻传来指挥舰的命令:警戒兵力群火力掩护,编队穿行水雷障碍区!

刺耳的战斗警报声即刻在耳边响起。记者赶紧收起相机,一溜小跑奔下三层甲板,冲向火炮战位。推开门一看,多名战士已经早早就位,正紧盯着眼前的操作仪器。

“右舷一公里,发现水面目标!”记者赶忙凑上前看显示屏,一个浮在水面上的白色物体赫然出现在上面。还没等记者瞧清这是什么物,火炮手眼疾手快,已经操作雷达锁定目标。

“放!”火炮手一声怒吼,数枚炮弹轰然发射,身在火炮战位的记者都能听见甲板上方传来的一声惊雷般的巨响,脚下的地板为之一颤。显示屏上,漂浮的标靶被瞬间击飞,又重重地砸回水面,激起的浪花足有四五米高。

“打中了!”记者喊出了声。第一次在如此近的距离上感受开炮,巨大的震撼如



▲泰州舰靠泊符拉迪沃斯托克码头,图右为俄罗斯瓦良格号巡洋舰。

▼中方官兵参观瓦良格舰。



▲长白山舰释放两栖突击车泛水登陆。
▼反水雷演习中射击漂雷靶。



烟幕之中的记者只闻飞机声,不见其形。

而在烟幕遮蔽下的这四艘驱逐舰、护卫舰可不光会躲,每艘舰都具备强悍的防空能力。特别是临沂舰和衡阳舰,装备有“中华神盾”系统,防空正是其用武之地。只是可惜,在烟幕之下,记者已经看不到这两艘国产新型护卫舰。而记者所在的泰州舰,在烟幕升腾的同时,就已经扬起了防空导弹发射架,指向了来袭飞机方向。

如果是实战,在四艘驱逐舰、护卫舰的集中火力下,这批来袭的飞机只怕早已粉身碎骨了。当然这只是演习,不可能真对着扮演“敌方”的俄军巡逻机发射导弹。而且,收拾这些“敌方”来袭飞机的任务另有人选。

警报再次拉响,“敌情”升级:又有3架飞机接近。与此同时,泰州舰的警戒雷达报告,发现两批空中目标。

在泰州舰驾驶室里,雷达屏幕上目标闪烁,3个大型空中目标正直扑编队,另外两个小型目标也是冲着编队而来。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就在此时,这两批目标显示颜色由白转红——是己方的飞机,来为编队实施空中支援掩护。

原来,中俄“海上联合——2015(Ⅱ)”军事演习的参演部队不光是海军,还有空军。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歼轰机、预警机编成中方空军战斗群。泰州舰雷达上显示的那两个小型目标,正是两架中国空军大名鼎鼎的歼—10。3个大型目标则是俄罗斯空军的战机,中俄双方在演习中互通敌我识别系统,军舰很快判明飞机身份。

五架中俄战机扑向了来袭的敌机机群,云层之上目力不及处,战斗已经展开……

水面有水雷,天上有敌机,演习指挥部却还嫌为参演部队制造的“麻烦”不够,水下的“敌人”也早安排好了,正伺机而动。

午后时分,彼得大帝湾风浪涌起,浪涛之下暗藏杀机。

中俄联合编队继续巡航,警惕性没有丝毫放松。作战指挥所里,多台设备灯光闪烁,警戒雷达一圈圈扫描着周围海面。

“发现水下目标!”神经再次被绷紧。“深弹准备发射!”

随着一声比舰炮更响的咆哮,火箭深弹呼啸而出,拖着尾焰在空中划出一道绚丽的弧线,重重地砸入深蓝色的海面。几

秒钟后,水中传来沉闷的爆炸声,十余米高的白色水柱冲天而起。

在泰州舰实射深弹的同时,中俄参演各舰也同步发射了反潜武器。眨眼工夫,海面上又炸起一道道高达十余米的水柱,在整个编队后方形成一道铜墙铁壁,防御着“敌方”潜艇的威胁。

“目标消失!”声呐兵捷报传来。

水下威胁刚解除,水面威胁接踵而至。14时50分,由俄方3艘“毒蜘蛛”级导弹艇组成的编队从就位点起航,模拟敌方打击舰艇编队,快速向中俄编队抵进,伺机实施导弹攻击。

“毒蜘蛛”,艇如其名,艇型小、速度快、火力强,具有较强的对海打击能力,排水量数倍于它的水面舰艇都对其有所忌惮。历史上,曾有数千吨的驱逐舰被排水量仅100多吨的导弹艇“斩于马下”。

“战斗警报!”警戒兵力群接到指挥部通报后,立即组成战斗队形,占领有利阵位,搜索来袭导弹艇编队,准备对敌方导弹艇编队进行模拟导弹攻击。

驾驶室中,舰长口令连连,数据齐发。各雷达预热,舰舰导弹系统开机值班,对海搜索雷达第一时间发现了敌方导弹艇编队,并迅速解算出航向、航速等。

在模拟攻击中,泰州舰第一轮攻击射出4枚导弹,其余中俄各舰也是火力齐开。每艘“毒蜘蛛”都被数枚导弹锁定。在这样的防御能力下,“毒蜘蛛”的突防几率、生存几率已经基本为零。

夕阳西垂,波涛翻滚的海面重归平静。当天演习任务结束,中俄联合编队胜利归航。返航途中,在泰州舰上紧张指挥了一天的赵国胜终于有时间接受记者的采访。

演习正式开始的第一天,仅仅在数个小时之内,演习指挥部安排的攻击从水面、空中、水下接连来袭,一浪接着一浪,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而中俄两军联合编队的反水雷、联合防空、联合反潜及对敌导弹艇编队攻击四项演习任务,见招拆招,防得密不透风。

这其中,反潜、反水雷和反导是世界海军公认的“海战三大难题”。一天之内,中俄联合军演就将这三项内容完成,可见本次演习难度之大、强度之高。

在点评完当天的演习成果之后,赵国胜又笑着给记者卖了个关子:今天的内容

不算演习的最高潮,真正的“重头戏”还未上演。

海空立体式联合登陆

25日,当太阳再一次从左舷的海平面上升起,本次军演最精彩一幕终于掀开了神秘的面纱。

当天一大早,赵国胜揭开谜底,这次军演中最受期待的海空立体式联合登陆演习即将开始。“演习按照空中火力支援、陆战队空降、两栖装甲泛水抢滩、登陆舰抵滩、陆上纵深突击5个步骤依次展开。”赵国胜说,这也是中俄首次开展联合登陆演习。

听这演习的名字就够霸气,不过据介绍,更绝的是中俄空降和直升机滑降兵以及装甲车的登陆方式都是“泛水登陆”,也就是说登陆兵由涉水登陆改为跨越式登陆,不沾水就可以抵滩攻击。这与实战情况十分契合,对中俄编队的技术要求也更高。

上午10点,由俄方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快速号驱逐舰、佩列斯韦特号大型登陆舰和中方长白山舰等舰船组成的登陆兵力群率先起航,向登陆展开点航渡。双方其余舰艇编队混编为警戒兵力群和扫雷舰群,在顺利消除水雷障碍后,相继通过雷区。

本次中俄军演编队各舰行驶到俄军著名靶场克列尔卡角。俄媒曾披露,该地点为俄东部军区的“关键军事设施”,此前很少向外国军队开放。

等待的过程稍显漫长,然而越是大战临近,越让人热血沸腾。

近两小时后,长白山舰上突然拉响紧急战斗警报,全舰立即进入一级戒备状态。两架舰载直升机螺旋桨振翅欲飞。24名舰上涂满迷彩油的中方特战队员整装待发,正排队准备登上直升机。

离泛水展开线越来越近,长白山舰舰长邓先武一声令下:“直升机起飞!”

全副武装的特战队员快速登机,直升机紧急升空,搭载特战队员向登陆场后方实施垂直登陆,配合登陆兵力从正面攻击。

10分钟后,直升机进入索降地域。第一突击组7名特战队员将10多米长的绳索从飞机下方窗口抛向地面,随后缘绳鱼贯而下。在离地面还有两米多高时,特战队员们撒手跳下,落地顺势一个侧滚翻,举枪进入战斗状态。

海平线上,担负火力支援的警戒兵力群军舰炮火齐射,陆上“敌”火力点即刻被覆盖。机降突击队则插入敌防御阵地的后心,撕开口子。

3艘中俄舰艇担负外围警戒任务,联合防空和反潜演练同时进行。在发现“敌潜艇”后,警戒兵力群迅速组成反潜队形。对“敌”齐射火箭深弹,在编队后方形成一道钢铁巨幕。

雷达屏幕上传来信号,两架歼—10歼击机、两架歼轰7A攻击机从中国境内军用机场起飞,到达日本海上空,与俄军的4架苏25一起实施空中火力支援。歼—10负责夺取制空权,歼轰7A负责对登陆点实施远程精确打击、拔除“敌”火力点。长白山舰抵达泛水展开线,船坞舱内,10多艘两栖战车已经同时启动,跃跃欲试,轰鸣声震耳欲聋。

舰艏大门徐徐打开,两栖战车冲出登陆舰,劈波斩浪直奔登陆场,与其它两栖装甲车展开冲击队形,快速向岸滩一线冲击,一辆辆坦克顺利抵滩登陆。

炮声、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战机低空掠过,声浪压人,直升机在盘旋,所过之处,沙土飞扬……

果真是场压轴重头戏!

登陆场滩头阵地初步建立,中方参演登陆舰展开吊桥,更多的登陆部队和重型装备抢上滩头,随即展开泰山压顶般的总攻。

数小时后,登陆部队攻克敌防御阵地制高点,演习任务胜利完成。

赵国胜告诉记者,这次登陆作战非常高效。立体登陆主要依靠大型两栖作战舰艇与直升机等装备的协同配合实现。较之传统的抢滩登陆,立体登陆方式以出其不意的快速性,大大缩短了登陆部队在敌方滩头岸防火力下的滞留时间,并且登陆部队不仅局限在滩头,也可超越敌坚固防御体系在其纵深地域登陆。同时,立体登陆不仅不受水深限制,还能克服水际滩头的地形和障碍限制直接上陆,大大拓展了适宜登陆地域,成为目前登陆作战的一大趋势。中俄首次联合登陆就采用立体登陆的演习方式,也证明两军互信水平越来越高,联合作战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28日午时,中俄编队13艘参演舰艇列成笔直的纵队,在彼得大帝湾举行了海上阅兵仪式。随后,俄海军编队在旗舰瓦良格号带领下依次转向,与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隔海分航,十余艘舰艇一一错身而过,双方舰艇官兵在海上挥手告别,目送对方远去。

中俄“海上联合——2015(Ⅱ)”联合军演至此圆满画上了句号。来自中国海军三大舰队的七艘参演军舰,分别回航归建。“百年海军”,航程继续。